

◎ 乡情

## 红军井

夏日荷

站在茶陵枣市岩口村的湖家湾四望,只见悠悠白云下,青山如黛,田涌青翠,一座又一座的三层楼房隐在层林叠嶂中。农人三三两两地散在田野里,把点点的淡绿变成片片的深绿,再把片片深绿汇成墨绿的海。几只白鹭在他们身后飞来飞去,无数白色的蝴蝶翩跹在芳草野花中。大地如画,自然如诗,到处呈现着一派太平祥和之象。

人们津津乐道的红军井就位于如诗如画的湖田湾——湾前水泥路的左侧,山脚与稻田的交界处。这是一口极其朴素的井,朴素得没有井栏,没有名字,和乡下其他的井没什么两样。井旁有一条水渠绕湾而过,水渠那边有一棵几十米高的刺槐,古劲苍幽,郁郁青青。古树和古井一起见证了军民如水的革命情谊。

九十多年前的这里,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民生维艰。和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一样,出生于湖家湾一个农民家庭的谢国瑜(1903-1935),也于1926年毅然投身革命。他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茶陵赤卫队,转战江西莲花,永新与茶陵交界的山区一带,开展游击革命斗争。1933年6

月,时任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原红八军二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谢国瑜,在江西永新与国民党63师师长陈光中部交战中,奋力拼搏,顽强抵抗。因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红军伤亡惨重,谢国瑜也身负重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两个月后,他便拄着拐杖衣衫褴褛地回到家乡湖家湾养伤。

尽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为人民谋幸福的本心不会变。养伤期间,谢国瑜发现乡亲们的饮用水仍然像以前一样集中在湾前一眼不大的池塘里,那是祖祖辈辈都喝着、用着,下雨时才囤积在池塘里的死水。村民们每日来此挑水喝,早上或傍晚都会挑着全家的衣物到池塘洗。夏天,男人们还在池塘里洗澡,水牛也整天泡在水里,池塘水很不卫生。湾里缺水、用水不便已成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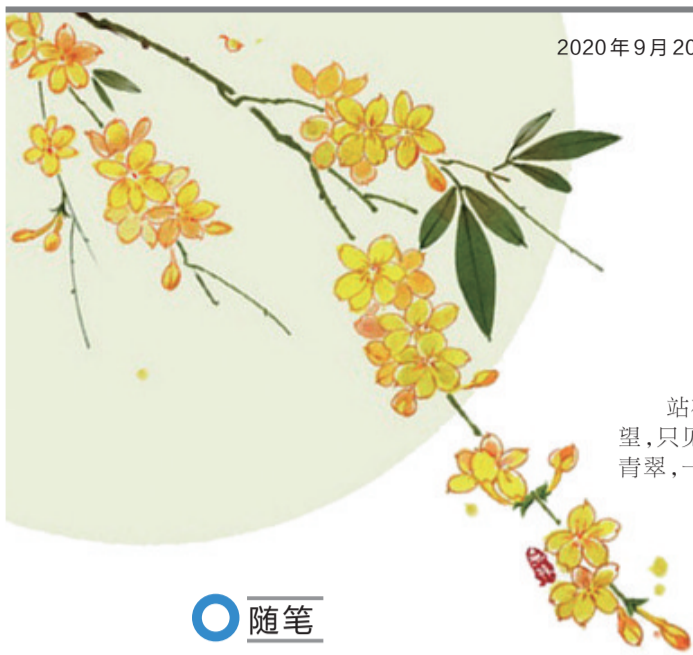
为了让乡亲们喝上干净的泉水,伤好后,谢国瑜便带着兄弟姐妹翻山岭,钻深洞,四处勘察水源,几天后终于在一座山的山脚找到水源。他们抡起铁锹,一锹一锹地往下挖,一个多月后才挖成了一口深5米的水井。他们用青砖垒好井壁,抬来石块砌好井台,并平整好周围的地面,铲除掉周边的杂草,修剪了附近的树木枝丫。随后,他们还修整了去往水井的沿途山路,

凿成了一道九级坡的阶梯,方便村民们取水用水。

新挖的水井背后展现的是谢国瑜及家人朴素的心愿,汨汨涌动的清泉水流淌着的是蓬勃的希望和力量。从此,这口井便润泽四方,结束了当地人民饮用脏塘水的历史。村民们挑水的挑水,洗菜的洗菜,聊天的聊天,每天热闹非凡。水井也成为村民们一个充满快乐和温馨记忆的地方。

谢国瑜投身革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回乡后又为乡亲们着想,为民谋福。自始至终,他心里装着百姓,装着乡亲。村民们敬重他,感谢他,私下里都叫这口井为“红军井”,并在井口立了碑,刻了挖井人谢国瑜等人的名字。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湖家湾的饮水从挑井水到压水井到机打水,再到家家户户有了蓄水池、自来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平盛世里,不再使用的红军井静静地躺在山脚水渠边,渠边古树苍郁,井边杂草丛生,井壁苔藓遍布,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但是有关红军井的故事却依然口口相传,烙印在当地群众的记忆里。“红军井”也早已享誉四方,成为人们重温初心砥砺前行前的圣地。



◎ 随笔

## 桂花飘香

谭红明

走过校园中央那条长长的林荫道,一股清爽的香气随风飘来。

哦,是桂花开了!

深吸了一口气,只觉得桂花香源源不断,沁人心扉。我脚步一转,往香气飘来的方向寻去。实验楼的前坪有一棵约两层楼高的桂花树,外形椭圆,呈现一种极度的饱满。枝叶繁密而齐整,树冠碧绿如玉,并不见桂花朵朵。走近,抬头细望,才可见星星点点如米粒大小的浅黄色小花躲在叶子背后攒成一串又一串。

日常所见的鲜花之中,桂花大概是最不显目的。乍一看,细细碎碎的小花朵,没有鲜艳的色彩,也没有优雅的外形,实在不起眼。可是,它却有着芬芳无比的香气,在自然界中难寻对手。正是这美妙的清香,曾让多少文人墨客如痴如醉!宋人吕声之诗曰:“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夸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桂花的香,时浓时淡,随风拂动,远飘十里,正所谓:“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又如大诗人白居易,离开“最爱湖东行不足”的西湖十多年之后,回想起美丽的杭州,也不胜感叹!“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趁一汪月色,行走于灵隐山寺之中,寻觅桂子的清香,该是多么的闲适与自在呀!

难道桂花真的只是香气袭人,一点也不起眼吗?

多年来,我真以为桂花全是淡淡的黄色。直到有一年国庆假,我和家人去南岳游玩。在南岳大庙的围墙内,居然看到一株开满橙红色花朵的桂花树。面对这一树怒放的花儿,我实在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样色彩艳丽的桂花!但它的外形,还有浓郁而熟悉的香味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这分明就是桂花。我只见过淡黄色的桂花,那是最普通的四季桂。四季桂一年四季都会开花,只是香气很淡。于是,在我的认知中,桂花便没有其它颜色。但凡不曾见过的事物,意念之中就不存在,这会不会是多数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定式呢?

后来我知道,那一树鲜亮得让人简直心醉神迷的桂花叫丹桂。正如此,有很多人在秋季时节的大会上发言之时,动辄引用“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开头。听多了难免觉得虚假,有多少人见识过这美丽的丹桂呢?

还有一次最美的遇见,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次是在云阳中学参加茶陵县语文工作坊的培训学习。中饭后,几位同事聚在体育馆的路边闲聊,离我们不远的下坡处,有一株漂亮的桂花树。

从来没有见过开得如此盛的桂花!

抬头仰望,那简直不再是绿树,而是一棵近乎乳白色的花树。树叶稀稀落落,仿佛羞于露脸,偷偷把自己隐藏在花的世界之中。更令人惊叹的是,风儿吹过,树枝轻摇,花朵纷纷洒落。我听说过花瓣雨,也看过秋叶飘零,却是第一次看见如此盛大的桂花雨。十分钟样子,地上已经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白色桂花,如一袭素雅的被单。是否可以地为席,花为被,人融于香气之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在月色如水的静寂之夜,领略到万籁俱寂之中那点蕴含着生机的禅意。而我却在这秋意渐浓的午后,透过一阵桂花雨,深深感受到生命历程中那永不变更的盛衰飘零!

路旁还有几株新植的桂花树,不高,也开了花,不多,凑近闻,香气扑鼻。只是,这颜色特别淡,近乎纯白了。忽然意识到,这几株都不是寻常的桂花,而是银桂。银桂又称玉玲珑,香气略淡,却格外素净。

除去这些,听说最名贵的是开着金黄色花朵的金桂。它是桂花中最香的,花朵也比别的桂花要阔大一些。于是,就在这清爽宜人的秋天,在这清香扑鼻的桂花树下,心中有了一个甜美的梦想:一片香飘十里的金桂林,我也成了其中的一棵!



◎ 小小说

## 那年的月饼

谭圣林

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罗道远背起牛仔包,摸着浓雾走出山坳,搭汽车再转火车,折腾了一上午,来到市里寻求机会。

弟弟妹妹还在读初中。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一日三餐,饭菜药丸连着吃。父亲最近骑单车赶集,不慎摔断了大腿股骨,花去了七八万元。守着半亩炊烟半亩田,罗道远满眼尽是乡愁。

城市公园和道路两旁,桂花树依次列队,就像擦肩而过的美女,打扮得香气扑鼻。罗道远不敢多望,生怕她们笑话自己一身的汗臭。

牛仔包里除了一张折叠的凉席和几件旧衣服,剩下的900块钱,就是罗道远看得见的资本了。凭着在职校学过的市场营销知识,他决定瞄准水果销售行业小试牛刀。

已是下午两点多了,罗道远七拐八弯,来到一个老居民小区,花300块钱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单间,里面黑洞洞的,没有厨卫,没有家电,在地板上摊上凉席,就算是安身之处了。

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有多大的本钱,做多大的生意。一番打听后,罗道远找到旧货市场,花300块钱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再赶到水果大市场,咬咬牙,掏出最后300块钱,批发了一堆价大的菠萝,开始沿街叫卖。

秋老虎余威尚存,抬头间,阳光和汗水交织一起,刺得双眼生疼。就这

样,不到一天时间里,罗道远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折。

身上已无分文,日子已没退路。傍晚,罗道远无心关注霓虹灯下的缤纷,悄悄来到街头工地没有路灯的地方,找了个水龙头,胡乱擦了一下身子。

肚子开始呱呱抗议,罗道远吃了一片菠萝,用牛仔包当枕头,准备躺下来熬到天亮。可七尺男儿,哪能顶得住漫漫长夜肚子唱空城计?

罗道远辗转翻身,似乎压到了包里硬硬的东西。翻开牛仔包一看,衣服中间一个塑料袋里,竟然包着两个可爱的月饼。

原来,中秋节晚上,父亲按老家习俗,照例给三个孩子每人发了一个月饼。母亲说,你们对着月亮吃完,日子才会圆满。剩下两个月饼,我和你父亲留着明天做早饭吃。其实,母亲帮罗道远收拾衣服时,悄悄地把两个月饼塞到了牛仔包里。

罗道远一跃而起,接了一杯自来水,蹲在小屋一隅,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皮肉肉肥的月饼。也许是饥饿,也许是孤独,也许是惊喜,一口嚼得太急的水,呛得罗道远泪水簌簌直落。

母亲常说,手有余粮,心里才不慌。这两个月饼,就是母亲留给自己应急的余粮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筋疲力尽的罗道远推着三轮车,来到附近的一所医学院前门边,才卖完菠萝,300块钱的货,卖得了500来块钱。

留下50块钱作伙食费,罗道远趁热打铁,第二次批发发了450块钱的水果,一下又卖了700多块钱。就这样,罗道远进货的数量渐次递增,不到半年,脚踏三轮车换成了电动后三轮,进货轻松了,车厢一次装货也翻了番。

隆冬时节,罗道远依然坚持每天凌晨4点钟左右,赶去十几公里外的批发市场进货。凛冽的寒风中,罗道远的脸颊和嘴唇冻出一条条裂纹,握刀削甘蔗切菠萝的右手也生出了冻疮,一碰就出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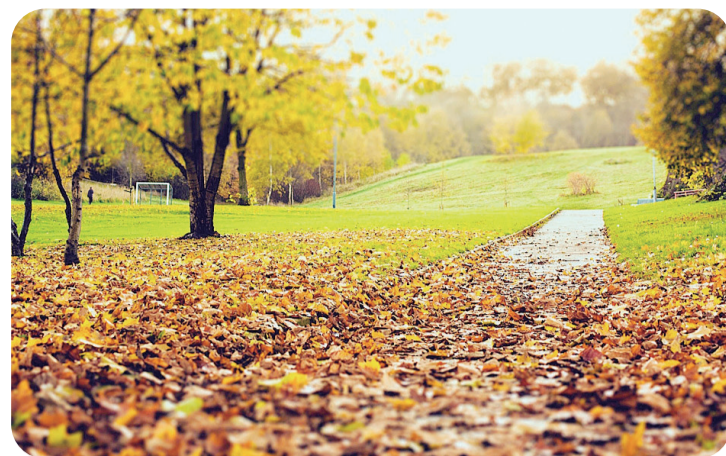
奔波3年后,罗道远拿出积蓄,在菜市场入口处租了一个门面,又买了一部面包车进货送货,由东游西荡的“游击队”升级为水果行业的正规军,不再纠结于城管部门的驱赶和罚款。

结合年轻人消费特点,罗道远开通了网购平台,线上线下同时延伸销售触角。

春去秋来,罗道远终于在这个奔波了近10年的城市购置了房产,有了一个能够容纳回忆的家。

父母当年的两个月饼,就像两块奠基石,为他在异乡城市撑起一片温暖。

这些年,每到中秋节,如果不能赶回老家团圆,罗道远总要买几盒老月饼,托人带回老家。不在乎价钱,不在乎款式,不在乎口味,哪怕年已七旬的父母根本就啃不动月饼了,但是月饼的那份底气、那股余香,足以让人此心安。



## 木子兄弟

张盘龙

青春渐行渐远,回首已不再是少年。这些年,一种莫名的忧愁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一会儿飘到我面前,一会儿又飘到无尽的远方。

到昨天,木子兄弟已经离家出走4年了。4年来,木子兄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也只当他是旅游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木子是我的半个老乡,又是我无话不谈的“酒友”,木子离家出走还是事发在“酒”上。听说,他离家出走的前一天,连喝三场“酒”,与爱人吵了几句,留下一张纸条,就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了。当我闻讯赶到他的住处时,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他爱人在嘤嘤哭泣。望着空荡荡的房子,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像决堤的水一样,夺眶而出。

木子的家境还算殷实,可他的父亲并未将过多的家产分给他。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经过数年打拼,他和妻子、孩子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这个小城,应该算是不错了,几套房子,几间店铺。因为都是“北方人”的缘故,我调来小城不久,自然而然地和木子成了无话不谈的“老乡、兄弟”。

他曾经在办公室与我围炉夜谈,讲他艰辛创业的坎坷,讲他困难时间同胞兄弟不肯出手“帮他一把”的决绝与无奈,讲他无法难忘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初恋与

伤感。那一次,我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人生,仿佛都有了一个通达的释然。从此,我们彼此都把对方当成了亲兄弟。

每个周末,我都会到他的商铺喝茶聊。事业有成的木子,仍然保持着节俭和自律,保持着对家庭的那份责任。他能够抵御花花世界带来的纷扰,不打牌,不唱歌,唯一的嗜好就是喝点小酒。作为北方人,我也爱这一口,但我从不贪杯。我劝过木子多次,他当面都答应得好好的。可一端酒杯,就把我的劝告抛到了脑后。

木子离家出走的这几年,我常常生活在无端的自责当中。为木子莫名的出走感到无限的惋惜和忧愁。在这个小城,能够他乡遇“故知”,我们的感情和亲情早已超越了一切。木子的出走,注定成为我抹不掉的“痛”!以至于每次看到他的儿子,我都会睹人思人,伤心一场。

这些年,我与木子,似亲情非亲情,非亲情亦亲情;似故友非故友,非故友亦故友;似兄弟非兄弟,非兄弟亦兄弟。这几年,在梦里,我多次呼喊木子的名字,没人应答我。我在晨雾里呼喊木子,也是一片静寂。我似乎看见木子站在晨雾里,在他那略显疲惫的脸上,是一种不曾见过的相亲和孤独。

木子兄弟,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 捞米饭

江秋婵

今天一大早起妈妈以前煮的捞米饭,就想自己动手煮点稀饭。我把小米红枣桂圆等洗好加水放在电高压锅里,按下电源开关,等着电高压锅提醒稀饭出锅,思绪也回到了很多年前妈妈煮的捞米饭……

我小时候,妈妈除了要上班还要照顾我们三姊妹,每天一大早就得摸黑起床做捞米饭。她一边早早把煤炉炉门打开等煤火大起来,一边用电高压锅装好水,然后把米粒放在大面盆里洗了又洗,等水烧开了把米放进锅里去,煮一会再把煤炉炉门关小一点慢煮,还用一个大长把竹捞箕不断地搅拌。

别看这一个竹制的长把捞箕那么丑陋,它可是最重要的工具,用它把米粒从大铁锅里捞出来不会烫手,用它不断搅拌可以不让米粒粘底烧糊,所谓捞米饭也是因此而来。

等煮到差不多有白色浆糊的时候,妈妈就用长把竹捞箕把已半熟的米粒捞出来,放在大面盆里用来做中饭和晚饭。那一盆捞米饭粒粒白而饱满圆润,很香很有嚼劲,稍微用火煮下就可以食用了。妈妈忙完了这些,再留一小点米粒在大铁锅里继续熬制。妈妈偶尔会放一点点面碱在里面,说是熬制出来的稀饭清亮,吃不完的话保存时间会久了一点。直到一锅看上去有白花花的浆糊和大米的清香都出来了,又浓又稠的捞米饭就算彻底完成,这样早餐的捞米饭和中午晚上的捞米饭也就都有了。

90年代了,我们三姊妹各自成家了,家里只剩下爸妈两人生活,爸爸为了减少妈妈家务负担,又添置了一个电饭煲回来。这下更方便了,洗米加水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炒好菜,只等着电饭煲自动跳闸,香喷喷的米饭就可以吃了。我是家里老大,经常回家看看爸妈,看到爸妈这样懂得生活心里甜蜜蜜的!

我上学的学校离家很近。每每到上午做课间操的时候,我就要从学校小跑着回家,把妈妈事先准备好的捞米饭放在煤炉上煮。那个大铁锅当时感觉确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